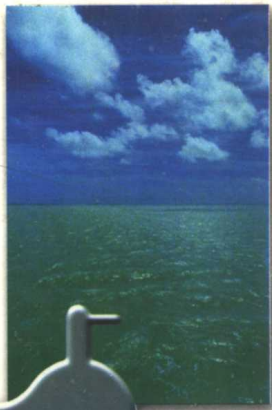


● 中国当代名人随笔

舒乙
ZHONGGUO DANGDAI MINGREN SUIBI



陕西人民出版社

我的风筝



中国当代名人随笔
舒 乙

我的风筝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1 号

我的风筝

舒乙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375 印张 5 插页 293 千字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224-04291-9/I·964

定价:18.50 元

序

我的家住在北京。

北京原来有城，城墙有九门，其中有两个城门开在北城墙上，靠东的一个叫“安定”，靠西的一个叫“德胜”，都和打仗有关，出兵走“安定”，凯旋入“德胜”。城门名字起得漂亮，喻意好。我的家住在“安定门”。

安定门遗址上现在是立交桥，过了桥往城外走，第一个楼就是我家。

我的书桌正对着安定门立交桥，黄昏时节，一抬头，我就能看见桥上有人放风筝。这儿是放风筝盛地。一年四季都有。

本书中所有的文章，都是在安定门桥畔写的。

它们是我的风筝。

我放的风筝，也许，只是一张小小的“屁帘儿”。

从前，北京小孩冬天穿开裆棉裤，为了防寒，母亲们做一个长方形的小棉垫，扎在腰后，护着小孩的屁股，称“屁帘儿”。

风筝里，最简单的一种，一个长方形的外框，糊上一方白纸，底下加上几根纸穗子，当尾巴，拴上线，就能放飞，上了天，尾巴飘飘然，照样多姿，照样出彩。这种风筝酷似“屁帘儿”，故名。瞧这名字，多乡土！

“屁帘儿”风筝是许多北京孩子的最宠爱的伙伴。

“屁帘儿”风筝的珍贵处全在自制，不是买的。自制意味着尺寸自定，规格自划，材料自找，工艺自编，彩色自绘（素白居多），制作自包，信马由缰，海阔天空，挥洒自如，全凭自己的兴致和能耐。

这点“自己劲儿”能保持天真，显得自然，而天真和自然能产生亲切。

能亲切就能成宝贝，自己的宝贝。

世上的事大体都如此。

我的书就是我的“屁帘儿”。

别的不敢说，材料全是来自自己的经验，全是真的，实在，有感有发，想记下来的。于是，“糊”出来，“放飞”起来，自己看着像宝贝。

只要能飞起来，能和别的飞起来的大小风筝为伍，我便高兴。

只要能飞起来，就有观赏性，就会有人驻步观看，参加评点，或者还会有人称赞，以为它有点特别。天空中因此有了我“这一号”。

书名来源,就是如此。

一九九五年七月九日于北京安定门桥头

目 录

横贯东西大迁徙	(1)
和百岁老作家苏雪林“笔”谈	(7)
作客赛珍珠中心	(10)
漫飞	(13)
巴老一席话	(19)
奇妙西方岛	(23)
寻访两处胡适纪念馆	(29)
乡音灌耳	(32)
我的台湾琐记	
——大同中的小异	(34)
受人尊敬和讨人喜欢的林海音	(43)
台湾文坛常青树	(51)
我的“第一眼”	(53)
哭任宝贤	(58)
跨越半个世纪的友情	(62)
何容	

——语言大师	(70)
巴金年	(76)
北京二金	(83)
周仲铮:人生如圆	(91)
没有留下话的杨犁	(101)
同是富家,瞧瞧人家	(104)
冰心心中的波涛	(106)
萧乾享受“多余的”生命	(115)
家在语堂先生院中	(124)
与世纪同龄的现代文学元老	
——夏公	(129)
一位见过列宁的老人	(132)
井上靖先生	(136)
北京啊,你真挤	(140)
父子情	(144)
好好地玩	
——那也是好传统	(150)
最美最雅的装点	(154)
凌叔华最后的日子	(158)
寂寞的爱山人凌叔华	(163)
宗月大师	(173)
作家画作家	(183)
人杰人瑞	
——冰心先生	(186)
晒水仙	(196)

戏,曾是她的生命

——记叶子…………… (199)

交叉点上的人

——记英若诚…………… (205)

评判归来…………… (214)

三件事…………… (221)

北京,什么样…………… (227)

观香港探索戏…………… (233)

绝好的起点…………… (237)

巨人的风格…………… 胡絮青述 舒乙记 (239)

话说北京奇人…………… (254)

最美的就在这儿…………… (256)

小绿棍…………… (260)

一群可爱的日本老舍迷…………… (266)

废寺…………… (270)

洋日晷…………… (274)

妈妈今年八十八…………… (277)

大王庙的热点…………… (280)

翻译要翻译名著

——推荐《世界名著鉴赏大辞典》…………… (284)

有缘分的书…………… (287)

童年的梦

——傻小子画画…………… (291)

同…………… (294)

爱情礼赞…………… (299)

我的遗憾·····	(303)
最小最小的小学·····	(306)
差别所在·····	(308)
我眼中的作家梁凤仪·····	(311)
寻找“雅舍”·····	(315)
幽幽小院·····	(319)
长白山的正道	
——多开发,少改造! ·····	(322)
提倡重版·····	(325)
呼唤卷头卷尾的辉煌·····	(328)
授勋仪式上的排名·····	(331)
高消费和时尚·····	(334)
穿着上的空白·····	(336)
疯狂的价格和暴发户心态·····	(339)
家具消费与家具文化·····	(342)
《歪毛儿》和胡风·····	(345)
和爸爸过年·····	(348)
他想有个家	
——记老舍北京丰盛胡同故居·····	(356)
毛主席对老舍谈康熙·····	(365)
老舍,这部大书·····	(371)
正觉寺	
——老舍的私塾·····	(373)
老舍爱北京的启示·····	(377)
顶小顶小的小羊圈·····	(381)

问答

——关于老舍先生·····	(385)
退稿记·····	(388)
老舍和台湾·····	(391)
生命在案头·····	(399)
我家的拿手好菜·····	(402)
对昨天的回访	
——老舍在美国的足迹·····	(405)
认真·····	(412)
金钱·····	(414)
麻雀与老百姓·····	(416)
台湾演出《骆驼祥子》·····	(418)
师范生、教员、作家	
——老舍三部曲·····	(421)
五把钥匙·····	(439)

横贯东西大迁徙

我的故事，对一个中国孩子来说，很有典型性，因为，自打我生下来，我们就在搬家，不停地迁移，不停地逃难，由东走到西，横穿整个中国。近代中国，是一个饱经战乱和动荡的中国。我的生活是它的一个小小的缩影。

我生在青岛，在中国的东部，那是一九三五年。还不到两年，日军开始在山东登陆，我家由青岛迁往济南，这是迁徙的第一步，好像是一场噩梦的序幕，从此便是一连串的厄运步步逼来。

到了济南，消息越来越坏，北边的日军攻占平津之后开始由河北南下，东边的日军同时由海边向内陆袭来，济南也是岌岌可危。父亲终于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五日黄昏只身出走。他带了一只小箱子，里面有几身换洗的衣裳，拿了五十块钱，临行之前，摸了摸我的头，告诉母亲：“我去看看车站还有没有车，要是没有，我还回来！”他没法把母亲和我们三个幼小的孩子一齐带上，准知道路上不是被炸死，就是被挤散。他是乘最后一列火车逃出济南的。那是一列运兵车。他是让一位车上

的茶伙计由车窗里拉进去的，一位朋友塞给了茶房几块钱，在后面推了父亲一把，父亲便落在了车里士兵们的身上。三天以后，他到了武汉。

母亲和三个孩子滞留在济南。父亲离去的当天，黄河铁桥让守护军队主动炸毁。日军占领济南之后，差不多过了一年，黄河铁桥才通车，母亲的娘家大嫂来济南把我们接回沦陷的北平。到了家，还没有放好行李，母亲便扑向一张大床，跪在床前嚎啕大哭起来。在此之前，我的姥姥已经离开人世，死前她们母女未来得及见上一面。母亲自己丧母大大加重了我们全家人的失落感和孤独感。人生最大的悲痛莫过于家破人亡和亡国了。

父亲在武汉和重庆组织“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他是总务部主任，相当于会长。他用母亲的姓和自己的学名中的一个字，化名成“胡春”，由后方来信，绝对不能深谈，只是象征性地寄托自己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而已，然而就是这些远方的简单的信件成了全家当时最大的安慰和快乐。

我们在北平呆了五年。我已经上到小学三年级。妹妹也应该上小学了。孩子长大了，我的祖母也于一九四二年夏天去世了，时机成熟了。母亲开始盘算着上路了。

一九四二年的冬天，重庆方面的地下工作者和母亲接上了头。他叫吴延环，他的活动范围在河北一带，有时也潜进北平来，在海淀他化名“王先生”。他给母亲带来了父亲的最新信息，尤其有价值的是，他告诉了母亲一条可以逃出北平的路线。父亲的意见是，能走就赶快走，而且尽量把所用的东西都带上，重安置一份家业不容易啊。

经过半年的酝酿，到了暑假后新学年开学之后八天，母亲和我们一家人不辞而别，突然“失踪”。

我们一共五个人，母亲，三个孩子，大的十岁，二的八岁，小的六岁，还有陈妈，她是一位山东籍的保姆，当时还不到三十岁，反正全是妇孺之辈，带着九大件和三小件行李，告别北平，开始逃难。当时北平城里正在闹饥荒，中国老百姓只配给“混合面”吃，那是一种比麸糠还不如的东西，无论如何不能称之为食物。母亲说：宁肯死在国旗下，也不能干等着让日本人给收拾死！

买火车票出北平时，母亲选择了一条相当特别的路线，明明应该向西南方向走，先乘平汉路南下，再向西折；她却买了向东南方向的票，乘平汉路南下，到开封，然后向东折，似乎离重庆越来越远，到河南的东端商丘，一共约九百公里，谎称是来教书的，反正是逆向而行，敌人便不会太盘问。到商丘后，离开铁路线，徒步继续向南行，进入安徽境内，到达淮河流域，在亳州一带偷渡过三不管的地方，还继续南行，一直到界首，进入我军镇守的区域，由商丘到界首总计一百五十公里，再突然向西，横穿大半个河南到洛阳。这种走法完全是孙子兵法中的“声东击西”法。

实践证明，这种走法是相当成功的。但是，由于已远离铁路线，界首以后的路只能靠步行。而由界首到洛阳这一大段横穿河南的路况却极糟。这一带位于黄河淮河之间，花园口黄河决堤之后，是黄泛区，每走一小段陆路，不是遇见河，就是碰见大片洪水；而仅有的一点陆路，为了阻止日军前进，又挖了无数的大坑，左一个右一个，根本无法顺利通行。我们又遇上了

雨季，一路除了水就是泥，几乎陷入绝境。前进的速度极慢，五百公里的路整整耗用了二十五天。

当时可使用的唯一运输工具是架子车，即两轮的人拉平板排子车，两头可以各放一件行李，中间形成一个凹兜，小孩可以躺在里面，大人则跟在车后走。遇见河或洪水，车也一起上船，不必卸行李。和车夫讲好价钱，一送到底，不管多少天。遇雨则住店，歇工。这样的车我们雇了五辆，组成一个小车队。

所谓住店，也完全是象征性的，不过是路旁的大车店而已，极简陋，有顶棚，而无前脸，一觉醒来，可以望见天上的星星，车辆出入自由，有的地方连铺板也没有，还睡在车上，车夫则在院中露天席地而卧。

黄泛区的情景相当凄惨，常有黍秸垛、高粱秆、杨树梢露出黄黄的水面，四下是一片汪洋，望不见水的尽头。其实，泛区里有不少地方水并不深，也只是尺余，船底常常擦到泥面，阻力相当大，船夫不得不挽起裤腿跳到水中，用肩顶着船尾，死命地扛。原有的居民土房早已化作一滩泥，渐渐混在黄水中变得无影无踪，剩下一些曲曲折折的村路，有路旁的杨树为标志，提示着人们这里曾经是村落。这样的受灾村落究竟有多少实在难以估计，战争的创伤和苦难竟有这么大的覆盖面和深度，这些一望无际的黄水便是无言的见证。

偶尔路旁有一座小茶棚出现，我们这个小车队一定会停下来休息。村民用大粗瓷碗卖茶。没有茶叶，便用枣树叶代替，“茶”水呈黄橙色，倒很漂亮，味道涩而微甜，不难喝，车夫们一饮而尽，孩子们也争着要，这是路上唯一可以品尝的饮料了，它给人留下的淳朴、古雅和豪放机智同样深刻。

母亲是车队的灵魂。一个大家闺秀出身的瘦弱知识分子，在国难和家困当关的时刻，毅然担当起长途跋涉的重担，因为缺水而很少洗脸，顶着满头的黄土，真正的蓬头垢面，却镇定自若，表现了极其坚强的品格，令人对她另眼相看。她拖着因缺乏训练而格外显得疲累的双腿，跑前跑后，联络住店，买食物，保护孩子，探路，租船，应付盘查，总理大小事，难度和强度之大，真让大家为她揪心。就在快到界首的时候，因为要赶路，想一气儿赶到城里歇息，冒险走了夜路。在当时环境下走夜路是相当恐怖的，因为没有路灯，四下漆黑一片，极易走散出事。母亲走在最前面，边走边喊，指挥后面的车夫跟上。在一个小坡前面，她转过脸来退着走，用手势指挥后面的车夫注意地形，自己却一头跌进一个一丈多深的大坑。我们惊叫起来，车夫停车，大家七手八脚把她拉上来，她扭动了几下腰身，咬着牙说“没事，上路”，挣扎着赶路。类似这样的惊险，几乎一路伴随着我们。刚出家门，在丰台附近因甩车厢而换车时，差点把小妹走丢，致使小妹受了惊吓，发高烧多日。在灵宝，深夜在没有月台的车站等候通过潼关的“闯关车”，车来了因人多挤不上去又退回来，找小店住下，刚躺下又听见开来的车笛声，赶快起来再去挤车，挤上车后车又不开，要等一整天和大半夜。天闷热，无吃无喝，孩子生病，母亲焦急而无奈，承受了极大的煎熬和折磨。过潼关是在半夜，爬上车顶的大批难民被低矮的隧洞活生生刮下来，惨叫声不断，揪心撕肺，连人带物伴着极大的声响由车窗边滑落，跌落到车轮下，一个极可怕的悲剧！母亲把孩子们紧紧地搂在一起，头挨着头，随着每一声惨叫全身抖成一团，嘴里却在不停地说：“不怕不怕，过去了过去了。”

在川北的盘山公路上，因下雨路滑，司机让大人下车步行，只留我们三个孩子在车上。车子却一下滑出了路面，一个前轮已经悬空，下面是万丈深渊，母亲在前面路边看见险情突发，惊叫起来。机敏的司机急踩油门，猛转方向盘，车子凌空一跳，才又四轮着陆。快到重庆时，又是一个赶路夜，车子竟开进了路旁的水田，丝毫动弹不得，母亲跑去找附近的农家借水牛，前拉后推，真是用了九牛之力，整整奋斗一夜，才重新上路。

就这样，花了五十天，行程二千七百多公里，历经无数曲折，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安全地到达了重庆，和父亲团聚，而且行李一件也没丢，简直是奇迹一般。

经过这次大迁徙，母亲给后方的朋友们带来了生活在沦陷区苦难同胞的许多最真实的消息，包括一些最微细的情节，父亲静静地在一边听着，听了好多次。

听着听着，经过许多天的思考，父亲突然有了主意，说他要写一部长达百万字的新小说，是写沦陷时期的北平人的故事，写他们的受难，写他们的痛苦，写他们的爱国，写他们背上的文化包袱，写他们的觉醒。

这部小说后来取名叫《四世同堂》。

他想以此改变人们的生活，由战争中吸取教训。他在书中对日本侵华进行了严正的谴责，与此同时，生动形象地表达了一种新生的意图，也就是说，一个古老的民族如何在拼死抵抗外来势力的侵略和掠夺之后，用自己的文明智慧来反省，以期达到民族的新转变和重生。

我幼年时亲身参加过的由青岛而北平而重庆的“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大迁徙，便是这新生的小小的一部分。